

## 主編的話

我信全能者，天主聖父

夏麗蓮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的繪畫、雕刻大師們，以聖經故事創作出無數萬世流芳的傑作，但是他們最常採用的主題，就是聖母懷抱聖嬰，這是為什麼？因母親與嬰兒的關係，應當是人們最能瞭解的「愛」的表現了。在嬰兒尚未出生以前，母親就已經愛上他了，等到嬰兒誕生之後，做母親的會付出無止無休的愛，看顧那軟弱無助的小生命，他的一顰一笑，都讓做母親的牽心掛肚。嬰兒全心信賴母親，母親是他的依靠，是推動他搖籃的手，是他幸福的泉源。等到嬰兒逐漸長大，他會發現母親不再是全能者，也不是他受傷後唯一的安慰，朋友也並非全可盡信，夫妻也能反目成仇，歷經人生滄桑後，若是沒有一個信仰，他在徬徨時將沒有寄託，在是非判斷時將少了依據，內心的空虛將是永遠無法填補的。

聖經上不乏以信靠主而得救的例子。但是驕傲自滿往往阻攔人與天主的關係。人自以為萬能，隻手可撐天。「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3）滿溢的罐子是無法盛水的，唯有謙遜地掏空自己，承認自己像嬰兒般的無能，才能迎接天主到心裏來，讓他知道，我們全心全意敬畏他，因為他愛我們，才造了我們，我們時時靠他的愛所支援。

有人以為信了主，成了基督徒，就獲得了「護身符」，從此一帆風順，因為聖經不是說：「你祈求，就給你，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開門。」（瑪七）於是，稍有不如意，祈禱不被應允，進展不遂所願，信心經不起考驗，就捨棄了天主。其實，耶穌在聖經上所應許的，不是指我們日常生活的瑣事，而是指聖神在我們內心所作的光照與指引工作，天主會應允讓我們渴望得到對自己靈性有益的事功，若我們饑渴慕義，必定不渴，因為這位天上父親，他最希望子女們的回報，不是焚香唸經，不是歌功頌德，而是信賴祂，愛祂！

洛杉磯 哈仙達崗



## 麥子的故事

Winnie

—— 零零七年七月四日中午，我正在老人中心當義工，丈夫忽然來電告知，他——接到濾水廠負責人的急告，我們的孩子——麥子在工作中遭到意外，正在直昇機中飛往多倫多新寧醫院的重創中心施救。

雖為註冊護士的我，得此消息亦大吃一驚，心知傷勢一定不輕，不由得心急如焚。我以職業本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極力鎮定，並立即與丈夫開車前往醫院，沿途不停地唸著天主經、聖母經、慈悲串經，甚麼經都搬了出來，祈求天主垂憐我們。

在急診室，我們找到了我家唯一的孩子。可憐，我那原本英俊、活潑可愛的兒子，頭部重創，巨大如斗，一見之下，就像他小時候喜歡玩的機械人「鹹旦超人」一樣。做父母的見了心如刀割，不禁淚下如雨。從前我在深切治療部工作時，亦曾照顧過同類患者，但從未想到眼前的竟是自己的孩子。

主診重創手術的醫生向我們解釋，雖然麥子的傷勢極嚴重，但他只有二十八歲，手術室早已準備好，無論如何都要給年輕生命一個機會，但不要存有太大希望。事情發生太倉促，一時來不及找到神父，我唯有以基督之名，在他額頭劃上十字，求天主慈悲，保佑他平安回到我身邊。

目送孩子進了手術室，住院神職牧師到來，一起為麥子祈禱，亦給我夫婦降

福。五個多小時的等候，對我們來說甚於五年。而手術的結果是——能做的都做了，醫生不表樂觀。麥子被送到高危深切治療部，醫護人員沒有放棄繼續搶救，到了晚上十時，情況稍定，做父母的才可以見見他。隨時候命看著麥子長大的湯神父，剛巧這時也來到醫院，連忙替麥子傳了聖油。

我們一直守候在孩子身邊，懇切哀求天主彰顯奇蹟。各方朋友已接到不幸消息，人人為他祈禱。來自香港、美國、加拿大，遠至澳洲的禱聲，日以繼夜齊向天主呼求。哭聲、禱聲，響徹雲霄。

七月五日，情況毫無進展。由於麥子是工作中受傷，各方政府部門都來瞭解情況。教友、朋友、同事、上司紛紛前來探望。心急之情，不下於我們做父母的。來訪者絡繹不絕，人人看到他，都會掩面痛哭。我夫婦倆重覆又重覆地述說事件，心情極度悲痛難受，還要安慰來訪者。我倆心力俱疲，——道謝朋友的關懷，但卻懇請友好們體諒，希望他們通傳消息，留在家中為我們一家三口祈禱，好讓我們可以保留精神，爭取時間來陪伴自己的孩子。

七月六日，麥子的腦壓不斷上升，掃描顯示腦細胞完全缺血缺氧，兩位腦科專家分別說明，他的腦細胞已近乎完全死亡。我倆聽得全身顫抖，不能接受事實。我們向醫生鄭重聲明，他是我們唯一的孩子，我們都是天主教徒，任何維持生命的儀器都不可停止。而醫護人員亦聲明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們的心實在已經片片碎裂，眼淚無止的在流，心中明白孩子將要離我們而去，但做父母的又怎麼捨得放手呢！



我不斷呼求天主，但我知道天主要實行的，我絕無可能勝過祂。天主要帶走我的孩子，我要留也留不住。我呼喊著：「天主啊！我做母親的辛辛苦苦養育他，二十八個年頭的心血毀於一旦，我真的不甘心啊！我從來都很小心照顧他，他一向強壯健碩，怎麼一次意外，祢就把他帶走？！天主啊！祢需要的是他的靈魂，但我做母親的還想抱抱他呀！」哭著哭著，想著想著，想到他的頭部重創，但頭部以下的身體還是很健康的啊！就是這麼一想，「器官捐

贈」的念頭便閃了出來。噢，是啊！這樣不就可以把他留在世上了嗎！他的器官長在別人身體內，不就可以到處走動了嗎？！還可以帶他去一些他從未去過的地方！想到此，我抹掉眼淚，戰兢地把這念頭跟丈夫商量，出奇地，一向思想保守的他，竟然一口答應同意我的想法。於是我們把這意念告知醫護人員，並再次聲明，我們一定要在孩子自然死亡後，才肯把他的器官捐出。醫護人員非常同意，且極尊重我們的決定，一切依從我們的心意行動，對我們的決定萬分感動。他們非常細心照顧孩子，給我們不斷的支持。

過去兩天，我們雖然知道孩子康復無望，但仍不斷在孩子耳邊提醒他，鼓勵他繼續努力，告訴他人人都等著他起來。就在器官捐贈的意念出來後，我們突然明白——天主要收回的是他的靈魂，而我們需要的是他的身體；一個潔淨的靈魂困在一個已亡的身體內，是多麼痛苦的事啊！我們不應該再向



他施壓，要求他繼續掙扎，這是多麼殘忍自私的事啊！經商量後，我們改變了對孩子的要求，不再在他耳邊說話。反之，我們輕握他的手，以心神和他溝通，讓他知道，在不能挽救的情況下，我們替他作出的決定，但一切要依照天主的指示，更懇請天主帶領他，引導他選擇一條他應該行，亦最容易行的路。默默地，於七月六日傍晚，他僅餘的腦活動亦停止了，兩名醫生分別證明他已腦死亡。醫護人員依從承諾，尊重我們的信仰，沒有停止任何維生儀器。

安省的TGLN - Trillium Gift of Life Network, 負責安排器官移植的醫護隊派人與我們會面，詳細解釋捐贈器官的細節。我們不能提供受患者，還要簽署捐贈同意書。TGLN 護士將器官名稱逐個徵求我們同意。哎喲，天啊！我心中只想過捐腎或肝，但從沒想過心、肝、脾、肺、腎、胰臟等等，甚至皮膚組織，大腸、小腸、骨頭都有用。我沒有勇氣點頭，卻有點後悔，我做母親的於心何忍啊！呆著呆著卻想到，這不就是我在

懇求天主讓孩子的身體留在我身邊時，祂的回應嗎？正當平時勇敢無比的我仍在猶豫時，而我那比較膽小的丈夫卻堅決地說：「甚麼器官組織，有用的都可以捐！」他一手拿起筆就在各欄簽下大名。瞬間，一股無名的力量，提起了我的勇氣，就在他的名字旁邊簽了我的。TGLN的護士非常佩服我們的勇氣與慷慨，她安慰我們說：不用怕，這個簽署並無法律效用，可以隨時撤消，況且，不是所有器官都會被接受，有些人願意捐贈，但亦不成功。但看麥子的情況，成功的機會很大，因為他身體的確很健康，雖然受重創，但連日來卻一點感染都沒有，非常罕見。

是他的家。在塵世上我們只是他的寄養家庭、養父養母。我們告訴他，放心回到屬於他的地方去，但我亦答應他，我們一定陪伴著他，直到最後一刻。就在七月七日中午，他就靜靜地跟著天主走了。捨得捨得，先要捨，才能得。



七月七日下午，TGLN人員非常忙碌，立刻測試及聯絡各方器官接受者。我們一直陪著孩子，到了晚上九時，手術室及接受者都準備好，我倆一路護送他到達手術室門口，醫護人員表示手術可能長至翌日上午，請我們先回家。但我們答應過孩子，我們會陪伴他到最後一刻。我還捨不得離開他。整夜我倆守候在手術室外，回想著這幾天內發生的事，像在做夢，也像在看電影，百般滋味，然而內心卻頗平靜。

簽了同意書後，回到孩子身旁，很奇怪，內心非常平靜，握著他的手，用心神告訴他，我們會讓他跟著天主的指引去決定。如果天主要帶他走，他就乖乖的跟著去，用不著掛念爸媽，我們會好好的照顧自己。我們感覺到他要回歸父家，天主才是他的大父，天國才

七月八日，早上六時，移植手術完成。由於麥子是工傷意外，隨後要被送往法醫官處解剖，研究死因，親人不准前往。我們被帶去見孩子最後一面。可憐，我的孩子，頭部重創，器官



組織被移植，還要被送去解剖。我們做父母的，真是痛到無以復加，含著淚吻別了我的寶寶，替器官接受者向他道謝。生離死別，肝膽俱裂，痛不欲生。就在

此刻，TGLN護士前來告訴我們，麥子的兩個腎、肝、胰臟都有合適的接受者，移植手術成功。而他的心臟，正用飛機立刻運送到亞伯達省的愛民頓市。他的皮膚及其他組織足夠十個嚴重受傷的病人使用。啊！甚麼，我從未想過可以有這般事情發生的。我倆的眼淚停止了，內心感到無限安慰。我的孩子，你真偉大！你的捐贈令這麼多人受惠！生前死後都要坐飛機。大能的天主，祢做了些甚麼啊！我倆百感交集，再次吻別孩子，收拾行囊，離開那逗留了四日四夜、難民式的等候室，踏上歸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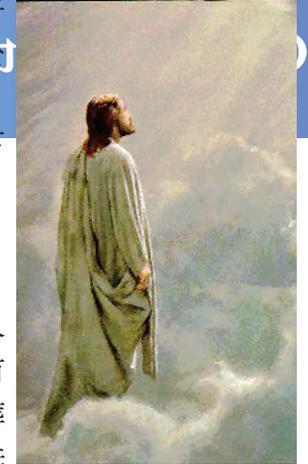
七月八日星期日，早上六時半，平坦的四零一公路上非常寧靜，蔚藍色的天空，燦爛的晨光照耀著我們。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祂未曾應允花兒常開，祂卻恩許祂的慈愛常在。內心殘

破，但卻感到舒暢安慰。夫婦兩相望著，我們的孩子剛死了，怎麼現在我們的感覺像去旅行，我們傻了嗎？腦裡清晰地現出「麥子不死空自留，麥子一死百倍收」兩句話縈繞不斷。聖神抹乾了我們的眼淚，天主以大能替我們療傷。仰望藍天，想著我們孩子的心臟正坐著飛機前往愛民頓；他的其他器官已經在接受者的身體內運作。啊！肉身的復活原來也可以是如此的嗎？天主，祢真偉大！祢的奇蹟，祢的計劃，都不是我們愚昧人類所能預知的，亦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但祢卻答允了我們的請求，原來與天主是可以討價還價的。

過了幾天，收到器官移植機構寄來的信，告知我們麥子的心臟已移植到愛民頓市一位年輕母親身上，他的肝有另一位女孩接受了，一個腎及胰臟給了一個嚴重糖尿病男子，再一個腎給了另一位男士。他們都是病危者，因著麥子捐出的器官，他們的身體已經可以重生，免除隨時死亡、洗腎、長期注射等束縛，日常生活得以改善。而其他組織亦陸續會為有需要的人使用，令很多人受惠。本來計劃明年結婚的麥子，現在卻與兩男兩女「結合」，噢！真難以想像！

接著整整一個星期，要籌辦葬禮事宜，麥子無數的好友，教堂內老少都齊來幫忙，事情辦得很順利。由於麥子於大學畢業後便在安省環境部工作，差不多五年了，這次是工傷意外，所以在他死後，環境部屬下機構一直下半旗致哀，直至葬禮完畢。

七月十四日星期六，每一位前來參加葬禮的哀悼者，都配戴上一個器官移植機構送來的綠色絲帶花，而工作人員則有金屬襟章。教內教外參加者有七百多人。雖然沒有預約，前來共祭的神父竟有九位之多。一個井然肅敬的葬禮，在放白鴿的儀式後送別了麥子。我們做父母的，在無限傷心之餘，都為他能遺愛人間而感到驕傲，二十八年的心血並沒有白費。但願麥子安息在主懷中，繼續保守看顧那些生命垂危的器官接受者。我們繼續禱告，祈求上主眷顧，讓他們順利康復。果然，在短短一個月內，從器官移植機構得知，所有接受者都成功康復歸家。哈肋路亞！光榮大能的天主，我們感謝祢。祢帶領著我們，我們的青年人，我們中國人，我們天主教徒，走著一條當行的路。



多倫多來稿 摘錄



寒竹

十一月十九日，清晨五點鐘，天色還朦朧，道路就載着客車上仍舊充滿睡意的我們，從軍興賓館出發，奔向北行的第一站——任丘聖若瑟殘嬰院。車窗外環繞着無邊無際黎明前清涼的靜謐，漸漸地，我們在越來越寂靜的天色中穿行，路旁的白楊樹正迎着冬日的風飄落它們最後的葉子，當車緩緩地停下來時候，在快要光禿的樹與樹之間有一扇敞開的門，這裡就是若瑟殘嬰院了。

這是一座兩層樓的簡潔院舍。現今，若瑟殘嬰院已經收養了一百零九個非常特殊的生命，其中50%~60%都是腦癱瘓兒，大多數殘嬰在接受治療和護理後，都得到了一定療效的緩解和改善。這所殘嬰院的雛形是由盧生明教友

夫婦從1991年開始收養四個殘嬰和另外一對教友家庭收養兩個殘嬰開始，後來由於棄嬰越來越多，顯然，單憑某個家庭的力量繼續收養下去已經力不從心，直到1993年底，郝聖花貞女，即現在若瑟殘嬰院的院長，在丁汝松神父出資三十多萬元的幫助下，籌建了這個殘嬰的庇護之所。因為殘嬰院的創建叫「若瑟」，因此這裡所有的孩子都姓「若」，意為聖若瑟是他們的父親，而他們都是小小的耶穌。這些孩子中年齡最小的只有幾天，最大的是個半盲的孩子，已經二十一歲了，在讀中專學中醫。

我走進一樓的第一個房間，這裡有幾個殘障的孩子坐在輪椅裡安靜地聽故事，看得出，他們小小的心靈仍然埋藏着與同齡孩子一樣的期待與渴



望，而這一切就藉著為他們服務的「若瑟之手與心」和「瑪利亞之手與心」實現著。在另一個房間，幾張乾乾淨淨的小床上分別躺着幾個腦癱瘓的孩子，他們難以理解、懨懨無聲的樣子，讓人深深陷入哀憐。平生第一次目睹了這麼多被遺棄的卑微生命，我的心在茫然不知所措的那一瞬間被震撼而變得極其脆弱和複雜，有難過、憐愛和質疑。在這些各樣殘疾和腦癱孩子們面前，我狹隘的本能根本無法把他們看作是一個個小小的耶穌，也無法將他們比作純潔無瑕的天使，他們並沒有輕靈的翅膀，在這裡如此卑微殘缺地存在著，那一刻我想逃開，又感到羞赦，我好像一個參觀者——來殘忍地觀看各種各樣的無辜受難者——這些遭受先天病痛折磨與痛苦的孩子；那麼，如果我是一個愛的探望者，此行是否能滿足自我心靈所懷有的那一點淺薄的同情與惻隱？我又能為他們做些什麼？我右手捐給他們有限的錢所包含的微弱愛，是否能撫慰他們幼小身軀所承受的巨大苦難呢？

我所懷有的愛又究竟有怎樣的實質性？

一陣陣輕快的音樂吸引著我的腳步，我走到一樓長廊的盡頭，推開門進去，原來這裡是為腦癱孩子做康復訓練的訓練房，墊子上躺着四五個腦癱的孩子，衣著整潔，但痙攣的樣子很難看也很可怕，有兩個儀容樸實、神情和悅的年輕女孩，正在為其中的兩個腦癱的孩子做運動操。我脫掉靴子，上去與正在給孩子做訓練操的盧生明教友一起，跟着他學給孩子做康復運動操。她叫大苗，典型的痙攣性腦癱，今年十三歲，當然這是虛擬年齡，誰也不知道她的準確的具體年齡，我輕觸她虛弱痙攣的左臂，她瘦削的胳膊僵硬冰冷，我很怕伸展它時把它弄斷，這是一套專為腦癱患兒上肢和下肢設計的運動操，隨著音樂的律動，以訓練操促進肌肉和關節的活動，來牽伸攣縮肌腱和韌帶，鬆弛肌肉的痙攣狀態。但我眼前這個叫「大苗」的女孩子似乎沒有什麼存在的意識，包括她身軀的痛苦和為她做運動操時暫時被緩解的一點點放鬆，我懷疑這種從倫理角度的救助是否顯得太過虛偽？如果我是她，卑賤地躺在這裡承受著不為人知的痛苦，痙攣着，我會不會失望？會不會要求快點結束這場生命？我會感謝他們的救助嗎？我笨拙費力地運動著大

苗的左臂禁不住問：

「盧先生，養他們是一件多麼辛苦和困難的事啊！而我想，救助這樣的腦癱孩子是否等於在殘酷地延長她們的痛苦？究竟有多大的價值呢？這樣為她做運動操，她是否能感覺得到呢？對她能有幫助嗎？」

「她能感覺到的！對於腦癱的孩子，無論是什麼樣的狀況都不能放棄！只要還活著，就有希望！耶穌說：『你們接受他們，就是接受我！』」

盧邊回答邊嫻熟有力地隨著音樂的旋律有節奏地伸展著她的右臂，眼神洋溢出無限的溫暖，從這種溫暖中，讓人感覺到天主的造物中，即便是小草都有它美妙的律動，連石頭都會有著它獨特的呼吸。

「每天都要為她們做這樣的運動嗎？」

「對，必須每天都做！」



「您每天為她們重複做這些，不覺得枯燥厭煩麼？」

「一點也不，因為我是在為主而做。」

我無語。生命是天主的恩賜，沒有人能剝奪任何最殘弱生命的生存權力，就像眼前這些特殊的生命，如任他們自生自滅，對他們來說豈不是更大的傷害麼！德肋撒修女說過：「在天主眼中，每個生命都是尊貴的，每一個生命都很重要，不論是生病的，還是殘缺的，垂死的……。」那麼，如果換了我是她，一無所有，根本沒有自我保護能力，不會講話，也不希求和懷疑什麼，我深深地痛著，並因著與基督一起受難而擁有一份生命的尊嚴，我被傾心在乎著，並且幸福地分享著來自天父之愛的美與善。

在其他殘嬰院裡，我相信，同樣有許許多多像這裡的服務人員，用若瑟與瑪利亞之手與心傳遞著愛，使那些原本悲慘的小小生命得到深切的關注與庇護。（然而，在這個無所不發生的世界



上，每一天的每一個時刻都有殘嬰被棄，善良的庇護是否能醫治這些孩子們殘弱的身軀與幼小心靈深處曾被遺棄的炙痛與傷害呢？而這遺棄的根源究竟將止於何時何處呢？）

我們離開時，差不多已經快中午了，車繼續在新的旅程中行駛……。然而，不管怎樣，遠遠望去，那扇門在冬天的樹與樹之間始終敞開著。當你在每一個單調、枯燥日子裡，對現有的生活深感痛苦絕望的時候，不妨走進那扇門吧！走進去，在那裡你將發現隱藏在痛苦中的耶穌嬰孩，你會不由自主地去用若瑟、瑪利亞般的手與心去服侍他們，用活的行動為每一個殘孤做最神聖的祈禱，而與此同時，你也會因被奇妙的治癒而感受到生命的平安和喜悅。

(2007·11·23)

電子郵件來稿



## 每月專訪——潘登科 一本書的誕生——為成立臍帶血銀行奔走的人

時 間：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六日  
地 點：Forge Way Apartment  
受訪者：潘登科 Joseph Pang  
訪談者：古偉業、詹紹慧



古：登科是一位熱心教友，因為女兒去世的關係，啟發了與天主密切的交往經驗，開始把對女兒的思念，即使從來沒有寫作經驗，也以近兩年的時間寫成一本「爸爸！那是一個新的風箏」（See Daddy! That's the New Kite.）。目前更各方奔走推展臍帶血銀行的籌設，希望對後來得病的孩子，能因為臍帶血的移植，獲得治癒的機會。

Please visit [www.joanepang.org](http://www.joanepang.org)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詹：這是一種化小愛為大愛，更是中國儒家思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體現，非常謝謝偉業兄介紹潘弟兄給聖城通訊的讀者，分享這喜訊。登科兄，完成一本書是非常耗費心力的，請問書中除了對女兒不捨的感情，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因素促使你寫作？

潘：主要是因為女兒去世九個月後，突然我聽到她在答錄機裡的留話。她說：「爸爸！那是一個新風箏！」我嚇了一跳，簡直是不可置信，在她活著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和這事情有關的談話。請了親友

來聽，都說是貞瑋的聲音，甚至還請了神父來。這真是太不可思議，太奇妙的事情。我感覺有天主的旨意在裡面，雖然我還不知道是什麼。

詹：於是就把這件事寫出來？

潘：不是的，說來話長，原來是要我太太寫的，她運用英文的能力比我好，與女兒接觸的時間比我多。

古：他太太（李東虹）英文寫作能力是比登科好，但是因為悲哀，情緒低落難以集中精神。

潘：於是，古偉業就鼓勵我把與天主的經驗寫下來。

古：現在書完成了，由旭倫出版社（Xulon）出版，深獲好評。登科的英文寫作能力也練好了。

詹：好，或許冥冥之中這就是天主的聖意，不僅鍛練了你，兼而憐憫了許多患血癌的孩子，藉由你為他們開發新路。能否請先說說女兒患病的經過？

潘：這病可以說突如其來，沒什麼經過。我原來在密西根大學博士畢業後來史丹福做博士後論文研究。我有兩個孩子，潘貞瑋是老大。她一向健康活潑，聰明又聽話，深受親友同學們喜愛，甚至剛見面的人都會喜歡她。七歲時，全家出去玩，她突然說頭痛，回家休息一、兩天後還是痛。我們好生奇怪，就帶她去醫院，醫生做血液檢查，結果是血癌。

詹：血癌？是缺少紅血球的惡性貧血麼？

潘：不是的！是一種惡性的白血球過多症。由於白血球不正常的增殖，聚集在骨髓和脾臟、淋巴腺、甚至於肝臟，壓制紅血球及血小板的發育。

詹：什麼原因呢？常常發生在兒童身上麼？

潘：目前還沒找到真正的原因。四到十四歲的孩子得這種病的機率比較多，如果不治療，患急性血癌者，平均半年內就會走了。我的女兒有很堅強的求生意志，一直到第二

十一個月才去世。我們家沒有人得過癌症，對這種病並不瞭解，聽醫生的建議找骨髓，因為骨髓是造血的幹細胞。只是從DNA相近的亞洲人找，找了好久也沒找到，只能接受化療。後來舊金山州立大學醫院，幫我們找到一個捐贈者。但配對的結果是六個中有五個配，加上對方有肝炎，但因為骨髓太難找，所以還是準備接受。這時候因為化療的關係——雖然化療一方面能壓制血液細胞的惡性增殖，一方面卻

又傷害了骨髓的作用，使得紅血球和血小板太低。同時每做一次化療，需要的恢復時間就更長——所以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次急救化療之後，貞瑋就錯過捐贈者要捐的時間，後來捐贈者就不太願意捐了。



詹：孩子才七歲，你們大人怎麼對她解釋？

潘：女兒很懂事，好像有天使在帶領著她，從不抱怨喊痛，反而我們大人

看著更心疼。

詹：如果移植了骨髓，這病就有救了？

潘：如果有5/6以上配對的捐贈者，這個病的治療成功率就會增加到六、七成。

詹：後來就沒有再遇到捐骨髓的人了？

潘：是的，後來到北卡羅那州的杜克大學醫學院做臍帶血移植。臍帶血內有幹細胞，對病情也有幫助，而且醫生願意給女兒一個機會去試試。可惜在移植六個月後血癌又復發，醫生束手無策。回到舊金山兩個禮拜之後就走了。安葬後我們把她存放在室內的櫃子裡。很奇怪的是她走後第三天，我就夢見她。在夢裡她說：「爸爸！這裡

太擠了。」聲音聽起來雖然沒有不高興，但是我想，女兒是不是不想待在室內？我就祈禱求天主和貞瑋，希望貞瑋再出現，告訴我



要不要把她的棺櫃放在室外？幾天後，貞瑋又出現在夢裡。畫面是她和許多小孩手牽手玩，後來小孩一個個都走了，剩下她坐在客廳的椅子上。我正要走過去想抱抱她，結果還沒碰到，夢就沒有了。這個夢，她還是沒有告訴我她喜歡裡面還是外面。於是，除了投入工作，我不時地懇求天主，並更加熱切地祈禱。一個多星期後，她又在夢裡出現了，這次是跟她小時候一樣，她正高興地在舊金山海邊沙灘玩，然後我們騎腳踏車，但是不知怎的，她騎向一座像宮殿的建築裡去了。這第三個夢，她雖然也沒有告訴我到底怎麼樣，但是看她高興的神情，我已經比較能意識到她的心願，叫我們不要再牽掛她了。

詹：這件事告一段落後，如何又引發你成立臍帶血銀行的構想？

潘：開始的時候只是想以女兒的名字，成立貞瑋基金會。有這想法主要是在醫院裡長時間目睹許多可愛的小朋友，一次次地接受各種醫學檢驗，一次次地作化療，他們臉上恐懼、痛苦的表情，再加上化療的後遺症，小小無辜生命的掙扎，令我

刻骨銘心地難過。特別是我女兒，雖勇敢的面對，勇敢的接受所有大人的安排。我們心痛地看著她受盡痛苦仍一日日虛弱，萬分無奈地陪著她一步步離開不想離開的家。這種過程，父母和孩子付出的代價太大了，特別是在美國的亞洲人捐贈的骨髓少，所以有了成立臍帶血銀行的構想。

詹：這構想出於你的親身體驗，我相信只要身為父母的，孩子一旦患了嚴重的病，父母親真正的痛苦是說不出來的。再多的心理建設，再多的安慰，還是感覺焦急和孤獨，這時只有依賴上主。

潘：基金會的構想是好，但要找錢。那時候女兒剛走，開銷很高，但不想讓其他血癌孩子也受到像我女兒一樣的苦。這個意願很強，我一直想，一直沒有放棄。半年後，我和太太去Fremont參加音樂福傳聚會。會後有人聊起貞瑋的病，忽然偉業說，既然如此，何不把你女兒生病經過的經驗寫成一本書，可供



將來類似的病人及家屬做為參考，我在防癌協會也可以幫你推展一下。

古：應該是東虹寫最好，因為她最瞭解病況而且文筆也好。可是那徹骨銘心的痛苦讓她很難提筆。

潘：還好我太太每一星期，都會把貞瑋的情況，仔細記錄寫給關心貞瑋的同學、老師、朋友們。集合這些重要的資料再加上我的感想。

詹：寫作的過程都還順利吧？

潘：不！當我七月開始收集資料，回憶女兒發病的情況和陪她一路治療的經過，受苦的女兒…歷歷在目，越想越難過，於是心裡不住地祈求天主，希望天主或貞瑋給我一個顯示，讓我知道要不要把她的事情寫下去。我記得很清楚是在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紀念痛苦聖母的那

一天，我下班接了小兒子回家，大概五點



半的時候，看見電話答錄機的紅色閃燈，一按下去竟是女兒的留話：「爸爸！那是一個新的風箏！」我不可置信，猜想是自己太想念女兒了。後來請了許多熟與不熟的朋友，當然也請了神父來家裡聽，在新電話答錄機上的新錄音，同時也比較在舊電話答錄機上的舊錄音。舊電話答錄機上的舊錄音是二零零二年十月份貞瑋從杜克打回舊金山的。聽過的人都說是同一個人——貞瑋的聲音。我就沉入冥想，慢慢瞭解到女兒想用一個風箏來暗示我一條往上提升的方向，一個象徵擺脫病痛，自由自在飛翔的靈魂。

詹：想來由於你這為人父的，不但情思與女兒靈犀相應，且因你對上主的心神凝聚，才有這種神妙際遇，也才有繼續寫下去的智慧毅力，直到完成這厚厚的一本書。

潘：其實，二零零四年五月就寫好了，我打電話給古偉業，告訴他我寫好了。原來的書比較厚，我請聖則濟利亞堂區的維托·伯龍（Fr. Vito J. Perrone）神父看和校稿，他一看就說內容太多，醫學名詞也太多，現代人消化不了。他建議我多寫些

我信仰的轉變，於是我又重新整理刪除一些，再加上我和貞瑋在一起的心路歷程。一直到二零零六年才正式出版。沒想到書出版後，看過的人反應很不錯。

詹：後來又如何由基金會轉為臍帶血銀行？

潘：這完全是天主的大能，對我是出乎意料的。因為是女兒看病的加州舊金山醫學院，也有這意願；況且在北加州還沒有一間非營利的臍帶血銀行。

詹：這麼說來，是不是對血癌病人，用臍帶血也能達到骨髓移植的效果？

潘：不錯，臍帶血是一種幹細胞。當它在骨髓內紮根之後，同樣會產生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和血漿。若移植臍帶血幹細胞給血癌病人是可以達到治療的效果。而且要找合適的骨髓非常困難，加上骨髓穿刺檢查很痛，登記骨髓的亞裔捐贈者也非常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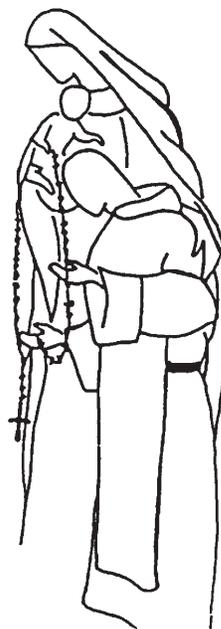
詹：是不是到醫院生產就可以存入臍帶血銀行？

潘：不一定，要先調查嬰兒父母的疾病史，如果父母一方有病，這個臍帶血就不能用。同時為保護未知的病人，必須對血液進行多項檢查，並以這些數據作為病人配對的指標，所以臍帶血的儲存和管理需要很高的軟硬體技術的配備。

詹：請問，抽取產婦臍帶血是否有時間上的限制？

潘：有36小時內的限制。所以剪斷臍帶後，要快速收集在胎盤和臍帶靜脈血管內的血液，大約7到10 cc，並在36小時內送達儲存箱中冰凍。

詹：可惜從前沒有這種知識，也從沒想到臍帶血是可用之物。聽你這麼一說，捐贈臍帶血的這種貢獻是於人於己都有利的事情！





潘：正因為如此，才希望教會姊妹幫忙推展。

詹：對不起，既然幫忙，就得請教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我所知，美國現有的公私立臍帶血庫，儲存保管者都予以斟酌收費。請問你所推動發展的臍帶血銀行的收費情形如何？

潘：這將是一間公立非營利的臍帶血庫，將免費收取臍帶血、檢查、和儲存保管。

詹：這是好消息，我相信今天的醫學研究已經證明臍帶血的移植可以治癒許多病。年輕的父母，在疾病醫療的觀點上，不論為自己的孩子或他人的孩子，會越來越先進，越來越看得遠。謝謝登科兄和偉業的辛勞，今天為我們讀者開啟了一扇神秘與知性的平台。

編按：

潘登科弟兄原是聖荷西華人天主教會教友，在St. Clare Church 成婚，於九〇年代遷往舊金山定居，目前是St. Cecilia 堂區的教友。由Joanne Pang Foundation（潘貞瑋基金會）及UCSF共同籌組的北加州臍帶血銀行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假舊金山市政廳舉行募款活動，由市參事Sean Elsbernd 及基金會總裁Scott Hildula 共同主持。

聖城通訊 第238期

「天主」是基督徒的普世信仰

宇宙中恐怕沒有比信「天主」更划算的事了。由於天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我們可以放膽大聲地叫這位天地間唯一的「神」，「爸爸」；在我們的人世生命結束後，還可以享有「天上樂園」的永遠幸福。奇怪的是，華人基督徒竟不到華裔總人口的3%，怎麼回事？是華人沒有福氣，不被「基督福音」吸引？「中華文化」與「信仰天主」不能相合？還是「基督信仰」不被中國人認同是「普世信仰」，而是「外來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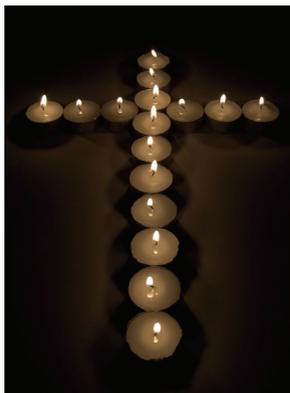
其實，我們華人最適合相信天主，因為絕大多數華人本來就相信一位超越一切的「神」，包括孔子、孟子、老子在內，都相信一位「老天爺」、「天」（註）。

在我們華人心目中，「老天爺」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祂是公平的、慈祥的，既主持公道又滿懷愛心。好人若遭不幸，壞人不受懲戒，不是「老天爺」真的「瞎了眼」，而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何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你我都有責任幫助不如自己的人，這就是「替天行道」。

基督徒對這樣一位「老天爺」的形像太



熟悉了，這不正是信經中宣告的「天主」？聖經中描述的「聖父」嗎？華人相信的「老天爺」所行的「天道」，不正是耶穌基督向我們一再宣導的「天國福音」嗎？人世間一直有「幸」與「不幸」，人間的財富分配無法依各人的需要調平。



耶穌基督卻教導「比較幸運」的人，要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財富主動分配，幫助「比較不幸」的人。這就是「老天爺」的「天道」，也就是耶穌教導的「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瑪七12）「天主的國已來到你們中間了」（瑪十二28）。

「舉起你們的眼，細看田地，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別人勞了力，而你們去收穫他們勞苦的成果。」（若四25-28）。耶穌是否在說：「華人（包括中國大陸所有的人）已經準備好，可以接受『天國福音』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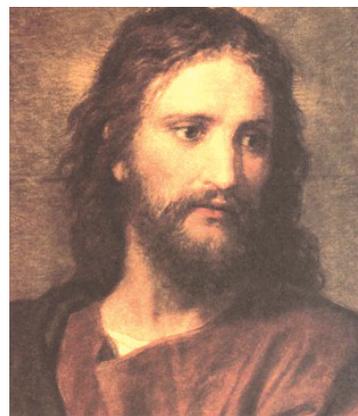
### 華人的一千年

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強調：「第一個千年十字架在歐洲紮根；第二個千年抵達了美洲和非洲；第三個千年將在廣闊及充滿生機的亞洲收割信仰的莊稼了。」我們看當今中國大陸嚴重缺乏歷久彌新的精神支柱，中國的「和平崛起」欠缺道德根基，既有的經濟成就，因為沒有永恆價值而岌岌可危，豈不是莊稼已經發白了？很明顯的，中國人絕對需要一個「崇高信仰」。而且這個信仰必需與「中華文化」密切結合，是中華傳統的自然延伸。

耶穌基督曾說過：「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瑪五17）他也真的用他的「福音」教導和他的十字架救贖「成全」了猶太人的「法律與先知」，即聖經中的《舊約》及其中對天主的信仰；成功傳揚了全世界已有二十億人相信的「基督信仰」。耶穌基督的救恩是否也可以用來「成全」中華文化中對「老天爺」的傳統信仰，使之「在天主內」完滿圓融？

當然，在「毛大爺」製造的個人崇拜幻滅後，許多中國人不輕易接受一位高於萬事萬物的權威。他們也知道，接受「基督信仰」，相信永生而期

盼天福的華人，今後的行事為人就要對自己負責，遵循「天主」的旨意，按耶穌基督教導的「天國之道」過活，不能再只顧享受「率性而活」。這讓嚮往基督徒心靈快樂的中國人，多了一層比較曲折的「心理障礙」。要把相信「老天爺」導向信仰「天主」，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雖然我們看來要中國人相信「老天爺就是天主」比較難，在天主卻一點兒都不難。我總覺得教宗的話不是隨便說說的，我相信他一定有聖神的啟發。他說「第三個千年將在亞洲」；他要求基督徒們「划向深處」；他建議我們現在就開始「收割信仰的莊稼」。我們要不要現在就「動起來，划向深處」（若二十一3-6）？現在就來比較一下「老天爺」會不會就是「天主」？

中國人相信的「老天爺」是「獨一無二」、「無始無終」、「全知全能」的。相對於民間拜拜的灶神、財神、土地公、媽祖或送子觀音是「人」死後的升格，有其特定職能和限制，像是基督信仰中的「天使」。但中國人心目中的「老天爺」，幾乎具有和基督徒「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一樣的「神」格。

中國人相信的「老天爺」是「沒有具體形像」的，也無法讓人類用理智解釋清楚，命名定義。中國人對於「老天爺」沒有一個大家都明確公認的合適描述，甚至連對祂的稱呼都莫衷一是，「老天」、「天」、「天公」，有幾十種稱呼。這和基督信仰中三位一體、唯一真「神」的「天主」一樣；我們尊稱祂：「雅威」、「耶和華」、「上主」等等，祂卻自稱「我是」或「自有者」。

中國人相信的「老天爺」有無上權威、無限能力，以一位高高在上的「父親」形像作代表。基督徒相信的「天主」也是一樣。這是父權社會的遺產。今天的神學家喜歡說「天主」是「神」，沒有性別，祂兼具父母的慈愛

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十一卷第一期

權能，基督徒可以想像天主像「父親」，也可以想像天主像「母親」，以方便對父親有不良經驗的人，也能「心悅誠服」地信仰天主。

這樣看來，「老天爺」基本上已經很像「天主」了。我們若能用中國人的傳統智慧「經史子集」來闡發天主對華人曾有的啟示，使中華文化中的「經史子集」，具有和猶太人的「法律與先知」一樣的「準基督信仰」典籍地位，不就能讓中國人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發現「老天爺就是天主」了？

#### 「中華傳統智慧」天主信仰化？

天主愛所有人類，我們很難想像天主只啟示猶太人，卻對中國人和其他民族不理不睬。我確信天主曾對華人的先賢們主動多方啟發，雖然遠不如「聖經」完整，卻已經充滿了中國的古典書籍。只是中國數千年的帝王世家，把這些啟發統治

化了。不但做官的人把中國的「經史子集」當作治理國家的理論方法

來解釋，連學者們也不自覺地把直指本源的「天道」世俗化了。

舉例來說：老子的《道德經》第一章，在一個華人基督徒眼中，很可能描述了基督信仰中的「天主聖三」；用「人」可以懂的方式，說明天地的創造，以及維持宇宙萬物運行的「天道」。而且按照《道德經》的瞭解：宇宙中所有的物理化學天文原理，和世人的心理生理社會經濟法則，都是按照同一個「天道」來進行的。這個「天道」就是「天主的旨意」，也就是耶穌基督親自降世，用「人」能懂的方式所宣示的「天國福音」。數千年來大家卻總把《道德經》單單作為「治世哲學」來研讀，忽視了其中珍藏的「天主啟示」。

這種對老子智慧的領悟，若單單研讀《道德經》是不容易通達的；只有在接受了基督信仰，認識了聖經和信理後讀《道德經》，纔會恍然若有所悟。

莊稼已經發白了！誰願意共同努力，把「中華傳統智慧」用「信仰天主」來教化？使中國人的生命價值永恆圓滿？使「中華文化」在耶穌基督的「天國福音」中得到「成全」（參閱前面引述的瑪五17）？使中國人都認同「基

督信仰」，得到基督救恩？使中國真正成為比美國更好的和平使者、世界領袖、地上天國？凡華人基督徒豈不都歡天喜地回應「我在這裡，請派遣我！」（依六8）

註：在《論語》、《孟子》、《道德經》中曾多次提到「天」。雖然有人認為那是指「大自然的天」，卻不能解釋孔子在學生子路質問他去見名媛南子的用心時，不自覺罰咒說：如果我居心不良，「『天』厭之，『天』厭之」。《論語》記載孔子在悲傷、感嘆、著急時脫口而出的「天喪予」、「得罪於天」、「天厭之」，證明孔子內心中深信一位神格的「天」、「老天爺」。孟子、老子也是一樣。

聖地牙哥來稿

#### 信仰小火花

#### 我信全能者，天主聖父

#### 解答參考

1（你們當彼此相愛）2（伯多祿）3（大祭司）4（出去痛哭）5（在審判耶穌前是仇人，而在審判耶穌之日，卻成了朋友）6（猶太人的王）7（醋）8（肋旁）9（血和水，證明耶穌已死）10（瑪利亞·瑪達肋納）11（多默）12（牧養我的羊；為主殉道，榮耀天主）。



時事與信仰

歐洲悄然興起

「基督信仰恐懼症」

◎嚴永晃

**教**宗本篤十六世原定一月下旬，援例前往天主教大學 La Sapienza University 參加新學年度開學儀式並發表演說，不料由於少數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激烈抗議，教廷被迫於一月十六日宣佈取消這項行程。這種對教宗的不容忍和抗議，後來波及整個羅馬城甚至義大利，引發一陣對抗的風潮。

抗議的理由之一是，教宗在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當時他還是「拉青格樞機主教 Cardinal Ratzinger」）說過一句話「西方國家現在太世俗化了，以至於基督信仰被推到邊緣」。抗議的教職員工和學生，認為不能接受這種說法。

由教宗兼任主教的羅馬教區副主教，瑞尼樞機主教（Cardinal Camillo Ruini）發表新聞時，很沉痛的指出，這一波痛苦的浪潮，顯示「基督信仰恐懼症」在歐洲已經非常嚴重，應予密切關注，他並呼籲天主教友們在一月二十日到聖伯多祿廣場聚集，支援教宗，並顯示教會的團結。

瑞尼樞機主教的呼籲，引起成百上千的迴響，包括：

——義大利總統納波利他諾（Giorgio Napolitano）致函教宗，表達他真誠的痛苦，認為對教宗的這種抗議是「攻擊性威

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和言論自由不相容。

——義大利總理普洛迪（Romano Prodi）指出，大學是一個公開和對話的地方，不允許教宗去發表演說是不可接受的。

——義大利天主教大學聯盟則表示，La Sapienza 大學的抗議，是嚴重違法的行為，也深刻敗壞了義大利大學的良知。

——教廷文化委員會主席拉瓦錫總主教（Archbishop Gianfranco Ravasi）指出，這種抗議是「文化的基本教義主義」，它已經超出單純的「信仰」問題，而是在摧毀文化。

所謂「基督信仰恐懼症」（Christianophobia, 或 Christophobia），一言以蔽之，是指對基督信仰（或基督徒）在精神上、情緒上和行動上，沒有理性的歧視、反對或憎恨，具體表現在：



——故意在言語上反對基督徒和基督信仰。

——操縱環境使基督徒和基督信仰在那個機構或團體邊緣化（有點像臺灣的「去中國化」或「去蔣化」）。

——公開嘲笑或戲弄基督徒和基督信仰。

——去除公共場所裏代表基督信仰的標誌，例如十字架或圖像，雕塑等。

——限制或禁止個人配帶代表基督信仰的標誌，例如有十字架的項鍊，胸針等。

——攻擊包涵有基督信仰的電視節目或電影。

——最嚴重的就是直接對教堂、基督徒以及在理念上傾向於基督信仰例如：反對墮胎和同性戀等的政治人物，甚至對他們提出各種指控，迫使他們辭去職務，乃至於科以罰款等。

以下是近年來發生的具體事例：

1. 法國國會議員范尼斯特（Vanneste），因為批評同性戀而被罰款一萬歐元（相當於一萬四千八百多

美元)。

2. 英國廣播公司(BBC)在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五年間，多次將對教會人士(包括已經退休的英國公教會Roy Williamson主教)的專訪中，有關福音部分的對話予以刪除。

3. 二〇〇七年一月，西班牙社會主義份子指責天主教會偽善，破壞了政治的進程。

4. 土耳其有史以來投資金額最大的電影「狼之谷」(The Valley of Wolves)除了宣揚土耳其的民族主義和各種偏見之外，主要就是將一位基督徒，描寫成為追逐名利而無所不為的「反面典型」，說他一面在十字架下祈禱，一面規劃各種暴力行為。

「基督信仰恐懼症」一詞，是猶太裔美國紐約大學國際法教授兼作家Joseph Weiler「創造」的。他說他早就注意到這種敵視基督徒和基督信仰的現象，特別是在911之後，由於西方國家採取的各種反恐措施，將回教徒視為特定的群體，造成「回教恐懼症」(Islamophobia)或「回民(閃族人)恐懼

症(Semitismophobia)」，而回教社會則對基督徒和基督信仰與西方國家連接成一體，不遺餘力地予以攻擊。Weiler教授因而在他的著作裏，創造了「基督信仰恐懼症」(Christianophobia)這個新名詞，來概括這類非理性的行為。

根據Weiler教授的看法，歐洲國家的「基督信仰恐懼症」和美國的世俗主義不太一樣。在美國，如果對基督信仰有不同的看法，一般只會說「我不一定相信神」。但在歐洲，則是正面的敵視，這種「不再和人溝通」的態度本身就是一種負面的信念。

「基督信仰恐懼症」一詞，最早被搬上國際性會議的「枱面」，則是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在羅馬召開的一次「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當時教廷外交部長拉荷洛總主教(Archbishop Lajolo)，在會上要求聯合國承認「基督信仰恐懼症」的嚴重性，並採取防範措施。

他說，二〇〇三年三月美國發起伊拉克戰爭後，回教世界錯誤地將基督信仰與西方政治連接，以至在他們對抗西方國家時，基督信仰就被牽連進去，這種現象隨著反恐措施的擴大而蔓延，且日益嚴重，到二〇〇四年底時，僅在

伊拉克就有幾十處天主教堂遭到攻擊甚至完全摧毀。

他還說，聯合國為了安撫回教國家，對於「回教恐懼症」或「回民(閃族人)恐懼症」，已經有明確的定義，也有適當的措施來防範回教和回民受到攻擊，他因此要求聯合國對「基督信仰恐懼症」給予相同的重視和處理。

近年來，包括聯合國大會上，「基督信仰恐懼症」已經多次被提出和討論，遺憾的是始終無法在政治的層面達成一致的看法，從而採取一些必要的防範措施，以至於各地仍然經常傳出基督徒或基督教會——尤其是旗幟鮮明的天主教會——受到攻擊的事件。

於是一些有識之士就採取「自力救濟」的措施，例如Kugler女士在萬維網上建立網站，搜集那些遭到「基督信仰恐懼症」攻擊的事例，廣為宣傳。她說她這樣作，不是自哀自憐，而是對這種情勢提出警訊，並期望找到包括政治行動在內的解決方案。

我們作為基督徒，面對暗潮洶湧的「基督信仰恐懼症」，能夠貢獻什麼力量呢？Kugler女士的說法可以結論如

下：

——(歐洲的)基督徒應該活得更自信，由於基督信仰組成了歐洲文化的人道主義的大部分，過去如此，未來仍將亦然。基督徒應該更有信心的挺身而出，參與公共事務，讓「基督信仰恐懼症」逐漸消失於無形。

——耶穌教導我們要淳樸如鴿子機警如蛇，我們遇到「基督信仰恐懼症」者的攻擊時，要公開指出他們對基督信仰的偏見，反對他們的歧視。

——在今天的世界裏，我們不要期望因為自己是基督徒就獲得掌聲。但如果我們看到或聽到基督信仰受到污衊時，應該採取適當的行動，例如打電話(或寫信，發電子郵件…等)給媒體或當地的政治人物，請他們協助更正。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祈禱，求天主和聖神的帶領，讓我們很有智慧的去面對周遭任何這樣不理性的情形。

美國加州洛杉磯喜瑞都市來稿



耶穌的好朋友拉匝祿在伯達尼去世，  
耶穌知悉後還留了兩天才去奔喪。  
最後祂說：「我們到他那裏去罷！」  
多默多嘴：「我們也去，與他同死。」  
多默插嘴多言，不切實際。

最後晚餐時耶穌說要去父那裡，  
並說，到父那裏去的路，宗徒們也知道。  
多默說：「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去，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  
多默的不知，是他不加注意。

復活日晚上耶穌顯現於門徒時，  
多默不知在忙些什麼，就是他不在。  
他不但缺席，並且還堅決不信。  
除非親眼見到，親手碰到耶穌…  
他固執不信，不聽傳言，不願受騙…

多默的名字該是「多末」或是「都末」，

因為在各方面他總是最後一個。  
缺席又缺陷的多默，多疑不信。  
遲到又遲鈍的多默，固執不聽。  
耶穌要教導他，真是好不容易！

多默，多默，他不是多麼幽默。  
多默，多默，他也不多守緘默。  
天主做事，用心至切，神妙莫測；  
耶穌揀選多默，把不才變人才，  
給平凡的世人希望和安慰。

多默宗徒又有雙胞胎的稱號；  
他是二者之一，還有另一個。  
我們不知另一個是兄弟，是姊妹。（若十一1-44）  
但是我們知道雙胞胎的性格相似，（若十四1-6）  
另一個雙胞胎可能就是我和你。（若二十24-25）

聖城通訊 第238期





## 朱蒙泉神父的啟示

### ——一封無法投遞的信——

繼宗 明昭

敬愛的朱神父：

**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弟後四7）走過了四年多與病魔搏鬥的日子，您終於在二月八日靜靜地回歸了天父的懷抱，安享永生的平安喜樂。在您病中，我們能與您接觸的機會不多，縱有千言萬語也無從對您說起，但現在您有的是時間，讓我們慢慢地向您傾述心裡對您的感受和期盼，思念和不捨……。

您在1985年來到舊金山灣區服務，我們何其有幸，從此能與您共度十多年常相受教的日子，直到現在還時常有教友會提到朱神父說的吉光片「語」：

- To be不等於to do，個人的存在本身已有價值，比世俗的成就更為重要。
- 快樂不是人生的目標，而是奉行天主旨意後的副產品，只有在付出和犧牲中，才會得到真正的喜樂。
- 我們的成長，乃建立在對他人的責任感和對天主的全然信賴，以及對自己的信心之上……。
- 對過去，我說謝謝。對將來，我說承諾。（To the past thanks, to the future, yes）
- 如果沒有天主，沒有信仰，人的生命和婚姻都很難有出路。
- 婚姻的動機應是為對方的好處，如果結婚的動機是為自己的好處，這樣的婚姻怎能不出問題？

雖然那些溫馨豐收的日子已經倏然而過，但我們卻可以藉著諸聖相通



功，相伴相隨。

記得八十年代您初來灣區的時後，有點像嚴師、如嚴父，帶些「恨鐵不成鋼」的氣概，令人望之儼然。到了九十年代您似乎有了很大的轉變，凡事包容、凡事接納，即之也溫，有如慈母。從您身上我們看到「人格九型」中每一型的優點和長處。讓我們知所進退並學習如何整合自己，向「全人發展」和基督門徒的方向邁進。

神父雖長住灣區，但是整整十年之間，您不辭辛勞，馬不停蹄地奔波於溫哥華、達拉斯、洛杉磯…，等地牧養羊群，開辦各種講習會，夫婦懇談會，靈修指導，個別輔導等活動，受益者數以千計。1999年您離美返台，北美各地教友依依之情溢於言表。及後，在您生病的這幾年，返台探望您的人更是絡繹於途、不計其數，看得出您不但備受敬仰，且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絕對不同凡響。

重讀您在病中寫的三十多封信——「吾靈頌主」，知道您在病中仍手不釋卷，誨人不倦，繼續指導教友們加強心靈、人格、生命，各方面的成長。甚至於2007年六月您抱病親赴大陸寧波，成立「輔友全人發展中心」，可見您時時關心福音的傳播，日日以人才培訓為己任，分分秒秒都很珍惜地為拓展神國而盡心盡力。您所關注的不是自己如何休息保養身體，而是如何能惠及更多人，為廣大不認識天主的同胞服務，真可謂「壯士暮年，心猶未已」。

今年元旦返台，有幸參加耕莘醫院台灣教友們為您舉辦的「感恩祈福會」，看到一百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聚一堂，以詩歌、書信、文章、集錦照片、影片DVD、電子簡報，Power Point……，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對您的敬意和愛意。會場中有位從洛杉磯返台的教友表示，他是因為受到您的嘉言善行而進教領洗，也因您而特地返回離開已廿四年之久的台灣。更有多位





朋友未語先淚，在笑聲淚語中為您祈福，這種感人的場面，是人間至情至聖的表現，非一般顯貴人士靠著榮華財富所能獲致。

我們從您身上看到保祿宗徒的身影。您關注教友們的真正需要，投身於解決婚姻與家庭問題；親子之間的溝通，全人發展，家庭靈修，青年培育……，等服務。更因您能腳踏實地進入教友們的家中，和每位朋友開誠佈公、促膝長談，真實地把信仰與生活合一；您成為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榜樣——不高談闊論，不故步自封，不局限在小我或一己的範疇中，而走向社會或團體的大我，與

他人攜手共進。

您高瞻遠矚，早在十年前已經告訴我們紀念您的方式，那就是您在馬愛德神父的追悼會中所說的：「紀念一個愛主愛人的神父最好的方式，就是繼續做他未完成的工作。例如，支持和協助利馬竇中心。」此時此刻，我們明白您也期待我們支持寧波輔友，夫婦懇談會，南、北加州兩個輔友中心……，等。希望我們全力以赴，奉主侍人，以回報並感激您的陪伴、教導於萬分之一。我們與您雖形體相隔，但卻心意相連並在祈禱中相遇。我們感謝天主，因著您讓我們生命的幅度加深、加潤，也更加與主契合。此刻，讓我們不要說「再見」，但感謝並珍惜我們曾經在一起的時光，也更盼望在天主前重新歡聚的日子！

朱蒙泉神父紀念會

## 來自靈魂深處的感激

——朱蒙泉神父祈福感恩會

◎周瓊華

前言：

2007/12/31~2008/1/1朱蒙泉神父祈福感恩會在台灣台北舉行。凡參加過夫婦懇談會的夫婦們都被主辦單位邀請與會，及表達出朱神父對婚姻家庭重塑的影響力。我僅以數句心中之言，感謝他對我生命的轉換。

當我還未領洗成為天主教徒時，就在美南第五屆夫婦懇談會（1998年）認識了朱神父。他是我第一位接觸的神父，也是我靈性生活的啟蒙老師，帶領我敲開天堂之門的恩人。那時候，朱神父以七十幾歲的高齡，遊走美國各地帶領夫婦懇談會、讀書會等活動。他的魅力足以撼動甦醒堂區內大多數兄弟姐妹們向上求進取的心。教友們一得知他即將來達拉斯，便積極地詢問這一回要讀哪本書並先組好讀書會，分成小組分派書中章節，各別約定時間研讀、討論，甚至做好書面報告；等神父來到時，大家聚集起來與其他小組的組員們分享，報告讀書心得，讀後總結或是影響、收穫等。那是我第一次參加如此有活力、有效果的讀書會，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的經驗，因為朱神父隨後就離開美國轉到澳門服務。但此後我有了「心靈地圖」。（這是那次讀書會讀的書名）

我身邊的老人們，個個又苦又澀，恐懼死亡、哀怨生命，對生活無奈，對物質、權威把持不放，把自己連同下一代一起帶入死亡的黑暗與恐懼中。朱神父卻叫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老年人的生活態度。他充滿愛心、智慧、開放、新穎，同時他也把這些正向的能量傾倒在教友群中。無論是藉著夫婦懇談會、讀書會、個人諮詢、他的著作、或是其他非正式的接觸，讓我們與他相處的經驗成為一次又一次生命的轉捩點。最叫我心動的是，他是位會「流淚」的男人，曾於夫婦懇談會上提到夏老師對他的愛，在人前不掩他真情流露、誠摯的感恩，拿起桌上的面巾紙拭淚、拭涕，是多麼美麗感人的畫面啊！我多希望有更多更多的男人有這樣柔軟的心。朱神父：謝謝你教導我，看到什麼是真正的生命。

2007/12/23 美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





我的伯父高師謙（尼各老）神父出生於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五日福州長樂市龍門村進士弟（因伯公是清朝進士）於2007年12月11日凌晨逝世於香港大嶼山聖母神樂院（隱修院），享年一百一十歲。他生於清朝，經歷了光緒及宣統兩朝皇帝以及十任教宗，他是世界上最長壽的七位男士之一，也是最長壽的一位司鐸，牧人。

高神父的一生愛主愛人又特敬聖母。他是一位懷存童心且開心的老人；是經歷百年歲月風霜而越發生氣勃勃的老人，是深居苦修院而神樂睿智的老人。他帶給我們後輩是愛，是犧牲，是喜樂，也是安慰，他永遠是我們晚輩心中的一盞明燈。如今他走了，像他所說

的那樣瀟灑地走了，他在無病無痛，睡夢中手握唸珠含笑地回到聖母媽媽的懷抱，因他每天對主說：「主呀，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回去吧！」

他隨身帶的玫瑰唸珠跟着他七十二載，每日唸珠不離手，玫瑰經不離口，如今他也帶走了這串寶珠。記得他時常對我說，「玫瑰經有如救生圈，凡事求慈母媽媽，必得垂允。」他在四十年顯修及三十五年隱修生涯中，曾經歷六次大難——海難、空難、陸難、刀難、石難、山難，每次均大難不死，有驚無險，全藉聖母媽媽救他。今只簡述「海難」一險。他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由福州赴台灣基隆港，途中狂風大作，將神父吹落海中，因處於深

海，即使諳水性的船夫亦不敢跳下救人，但奇怪的是，神父不會游泳，海水却一直維持在神父的下巴以下，而人却漂浮在水面，這完全是聖母救了伯父的奇蹟。

伯父每次大難脫險，為了報答慈母恩典，他親建了六座法蒂瑪聖母亭，分別在：（一）1945年中國福州泛船浦主教座堂；（二）1950年台灣高雄大港浦教堂邊；（三）1969年馬來西亞砂勞越詩巫；（四）1979年香港大嶼山聖母神樂院；（五）1981年台灣斗南道明修女院內；（六）1994年台灣水里萬福聖母院。另外他還建造了三座法蒂瑪聖母大堂，以敬禮聖母。分在台北淡水，台灣高雄及台中，以表達老人家赤子之心。

伯父的座右銘是「容忍與死亡」。他經常訓導我們「忍」字表示心內刺着劍，即痛苦的意思，「忍」字即「犧牲」，涵蓋信德、望德與愛德。面對種種不幸要忍耐，他指出聖母一生嘗盡苦痛，她的心被利刃刺透（聖西默盎這樣預言），聖母却以「忍」來面對，默默不語，心中只有耶穌。

伯父每天兩次到聖堂右側自己的

墓地祈禱、默想。「死亡」使人得到更深刻的思考，正如聖金口若望說的：「最有名的演說家比不上一具屍體更感動人，屍體不說一句話，是給人思考；今天是我，明天是你，你將同我一樣地死去。」伯父曾兩次選好了自己的墓地，却因同院的會士先他而去而遷駐了，這次他又選好了地，對院牧說：「這次不讓出了。」果真此地非他莫屬。

記得在香港，我時常攜兒往大嶼山，說是朝聖，却是遊山玩水。大嶼山風景秀麗，環境清幽，玫瑰園更是鳥語花香，萬紫千紅，林木青蔥，藤條滿架（這些花卉澆灌全由伯父承包），巍巍聖母亭屹立在萬花叢中，聖母美麗的臉龐使人歡愉無比。伯父帶領我們及其他的朝聖者一起展開雙臂，平舉如十字架，面對聖母誦念玫瑰經。有愧的是，我們才唸完一端雙臂開始顫動，逐漸下垂，窺見伯父，全神貫注，雙臂平伸如雄鷹展翅，遨翔天空，一直堅持到最後一端



結束。令眾人佩服不已。過後我只好對伯父說：「你每日苦練玫瑰功，自然功力深不可測，我們自慚不如……。」

說到「功夫」，令我想起另一小插曲。伯父四十年福傳生涯，奇蹟不可勝數。他曾到台灣、馬來西亞砂勞越、新加坡及泰國等地傳播福音種子。他曾談起在馬來西亞詩巫的牧靈經驗。一位黃姓教友請他到他家為其患病兒子祈禱。當神父立在其子床邊祈禱時，病人突然在床上跳起，而家人都驚恐地跑出門外，只剩老神父一人。此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又孔武有力，父母弟兄均被

毆打過，故此他們逃離。此時高神父進退兩難，退則難堪，不退則挨打，後來

神父決定不退，若被打死，就當一位致命神父。他心中不斷求慈母，聖子耶穌速來救援。奇怪的是，病人走近神父，却兜着他跑了一圈又一圈，一會兒跳上桌子，一會兒又跳下來，又突然間，伸長腿衝着神父的胸前踢去，看來腳尖已

觸及神父的外衣，只差毫厘就踢進神父的心窩了，但在千鈞一髮之際，病人突然應聲倒下，不能動彈。躲在外面的人進來看究竟，因他們眼見神父表演了深不可測的手功將病人擋回。他們當神父是武功高手，要拜他為師，傳授武功。但神父說他確實不會武功，而他們硬是不信，因為他們明明看到神父內功極強，使用招數擋住病人。原來神父說他胸前掛着聖體盒，耶穌聖體顯奇蹟來保護他了。神父趁此向他們宣講，他說他也有師傅，但他的師傅武功比他高強千萬倍，如說他用手功可制強手，而他的師傅只說一句話，「是我」，敵人就全部倒下。他的師傅能使瞎子復明，啞巴說話，更令死人復活…。這些人包括許多教外人，個個聽得目瞪口呆，深受感染，他們都被「師傅的師傅」所感動而紛紛入門信教。

高神父在1972年以75歲高齡進入嚴規的香港大嶼山熙篤會聖母神樂院，度隱修默觀的生活。他在古稀之年，苦修了三十五年。每天清早三點半起床祈禱，六點鐘行彌撒聖祭，早餐後就到農場或雞場工作。大雞場養雞一千多隻，臭味燻天，神父卻連口罩也不戴，神情自若地為雞隻登記，如發現兩個星期不下蛋的母雞，就需報告場長，母雞就得

宰殺。老神父經常為母雞求情，「再容它一個星期吧！」同時也對母雞說：「今後你要爭氣了，否則怪不得我了。」他說這正如聖經上說的無花果樹，三年來在這棵無花果樹找不到果子，就需砍掉，向園丁求情說：「再容它一年吧！」由此看來，人生在世若不立功、立德、結善果，將來就如同不結果的無花果樹及不下蛋的母雞一樣的遭遇，……。

苦修院的生活嚴齋苦身，每天辛苦勞作，吃的是青菜豆腐。當伯父初入會時，看到每天端出素菜、淡食，飢腸轆轆的他，多想有魚片或肉片嚐嚐，他渴望大年三十夜，能有一餐好吃的。可是待到開年夜飯時，端出來的又是青菜豆腐，他兩眼滴下淚水，內心苦的澀味難以言表，……。但奇怪的是天主保佑他以青菜、素食，吃出了一百一十歲的高齡。

他在百歲華誕，宣發永願也破了梵諦岡修院記錄，教宗保祿二世曾致電賀他的生辰。世上高齡者眾多，但百歲以上尚能自己乘搭飛機，坐渡輪，搭巴士來去自如的並不多見，尤其是他老而不糊塗，眼目智聰，思慮有條，口齒清晰。更奇怪的是他在104歲高齡還能

坐飛機飛到台灣水里，整修他曾親自建造，因地震而受影響的法蒂瑪聖母亭。在施工期間，他頭戴斗笠，在山野中奔忙，人們驚訝的是整個工地施工是由一位長鬚飄拂的百歲老人當監工，指揮操作。真讓人咋舌，這的確是聖母給他的殊恩。

多少次與伯父談話中，他總慨嘆說，比他年輕的人都先走了，雙葉（葉拱峰和葉而適神父），洪谷聲與黃耘心神父，……。他們都年紀輕輕的走了（事實上他們也都活到八十多歲）。在這個世界上，他的年齡可傲視群倫，何處可覓得比他更年長的人呢？所有的人在伯父的眼中都變成小弟弟、小妹妹，而我們更是小baby了。（但願我們永遠是聖母媽媽懷中的襁褓嬰兒。）

他在去年（2007年）一百一十歲生日慶會上致答謝詞中說了一個笑話，他說：「當我慶祝一百歲生日時，我已向天上的母親聖母瑪利亞表示，一百歲生命為我已夠了，可是天上母親卻轉臉向其愛子耶穌說『再給他多活十年好了』。因此我又多活了十年。如今我不會再向天上母親作任何要求，為此這次110歲之生日慶典，將是我的最後一次了，往後你們不必從遠方來此為我



慶生。」話畢，全場高聲回答：「不，我們還會再來為你慶祝120歲的生日啊！」並響起熱烈掌聲。但沒想到這話果真成了事實。

伯父每年生日會，記者總是窮追不捨，索取伯父的長壽秘方，伯父回答說，他的一生格言，有七不：（1）不抽煙，（2）不生氣，（3）不酗酒，（4）不食過量，（5）不斷運動，（6）不斷祈禱，（7）不做無禮之事。養心之道有七心：（1）信心，（2）謙心，（3）愛心，（4）善心，（5）耐心，（6）孝心，（7）恒心。

他修身養性，胸無俗事是修德添壽的不二法門。伯父一生充滿傳奇，教友也贈他七全：（1）全淡泊，（2）全卑下，（3）全容忍，（4）全寬恕，（5）全英勇，（6）全服從，（7）全愛人。

二零零八年元月 於紐約



呂月華

**主**曆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號上午（主日），我和妹妹們望過彌撒後去安養院為父親祈禱。這段時日他呼吸較急促，但那天似乎稍好。我見爸爸吃力的張著嘴，好像要對我們說什麼，我將耳朵貼近他嘴邊，一點聲音也沒聽到。次日清晨三點四十五分，父親離我們而去。雖然父親住院已久，年邁體弱、神智恍惚，時而昏迷不醒，我們的心裏也有了些準備，但真到了這一刻還是萬分悲痛，也深深感受到，失去父親好像失去頂樑柱一樣。

一九三四年父親就讀於北京輔仁大學，當時我才兩三歲，隨同母親離開東北老家到北京陪伴父親。父親那時已任職于斌主教的秘書。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先隨主教南下重慶，我們一家也隨後輾轉去到重慶。那時的重慶常遭日本鬼子飛機的狂轟亂炸，甚至一天兩三次，大家整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當時父親在重慶市內工作，而我們家定居在南岸郊區，父親一兩周才渡江回家一次。有一次，爸爸由家中返回城裏途中遇到空襲警報，他急步來到一個名叫「神仙洞」的大防空洞前打算進去躲一下，卻不知何故臨時改變主意進了另一個防空洞。沒想到那次「神仙洞」被炸塌了出入口，以致裡面的兩千多百姓慘遭窒息而死，所幸父親卻在一念之間死裏逃生。後來爸爸回家對母親說，我差一點就見不到你們啦，真是天主保佑啊！媽媽也經常對人提起這事，感謝天主恩典！

一九四四年父親赴美，四九年以後大陸失去與美國的聯繫，父親仍托教友或朋友經香港給我們寫信，寄生活費，寄原子筆等。父親離家時我才十一歲，小學尚未畢業，父親怕我不會寫英文信封，將他寫好的信封編上號碼，成打寄回家裏，並再三囑咐我要及時回信；而我們以前給父親的信，他都按年依號保存到今天，信中還有父親當時寫的小卡片。我最近整理父親的遺物，就看到了一張父親當年寫給我的小卡片：

夢月華 Dec. 18, 1963

每逢佳節倍思親 夜夢月華孝敬心  
賢妻愛女不得見 一別念載淚滿襟  
骨肉分離幾時還

父親再見到我們時，已經是三十多年後，小六妹終於與父親第一次見面。此後，經過二老的不斷努力，女兒們及各家人都先後來美，一大家子終於團聚。如今這大家庭又增添了曾孫輩，四世同堂，二老很是高興安慰。

身為這個大家庭的大家長，父親一直都以嚴父之心關懷各家的事，信仰、工作、讀書、婚嫁，並常為我們祈禱，教導我們要信奉天主，一切要依靠天主、多多感恩，祈求各家平平安安、

家庭幸福。

我陪伴父親左右是最近這十年的事。以前每主日上教堂，由六個姐妹家輪流開車接送，到中餐館共進午餐。每逢主日這一天，二老都特別開心。後來父母行動漸漸不方便，就改為每天有人輪流送飯菜——特別是爸爸最愛吃的魚——到家裡去陪伴父母進餐。父親堅持每天早上散步，由女兒輪流陪伴同行。他的生活很有規律，按時起床、按時睡覺，為人又謙和樂觀，對晚輩非常有耐心和愛心。對母親則是一往情深，幾十年風風雨雨始終如一，堪稱我們的榜樣。

如今，父親蒙主恩召，我們雖不能再聆聽他的教誨，但父親慈祥的音容笑貌永遠銘記在我心中。父親偉大的品格，是我們女兒及後代的楷模。我們深信，藉著祈禱，天主會給我們力量克服一切現實的痛苦和悲傷。願天主賞賜父親天上永久的新生命。也保佑我們將來能在天堂再相聚。爸爸安息吧！我們永遠愛您！

編者註：作者呂月華女士的父親呂永泰先生，一九一一年生於黑龍江省龍江縣，為清朝初年

思想家呂留良之十一代嫡孫。永泰先生早年離鄉，攜眷到北京求學，在天主教輔仁大學認識了于斌主教（後于斌樞機）並受洗為天主教徒，聖名若望。永泰先生跟隨于斌主教推展教育、福傳與社會福利的使命，曾是主教最得力的秘書。

蒙市聖湯瑪斯堂

## 會心集

### 輸與贏

左宗棠很喜歡下圍棋，而且，還是個中高手，其屬僚皆非其對手。

有一次，左宗棠微服出巡，看見有一茅舍，橫樑上掛著匾額「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不服，入內與茅舍主人連弈三盤。主人三盤皆輸，左宗棠笑道：「你可以將此匾額卸下了！」隨後，左宗棠自信滿滿，興高采烈的走了。

過沒多久，左宗棠班師回朝，路過此處，又好奇的找到這間茅舍，赫然仍見「天下第一棋手」之匾額仍未拆下；左宗棠又入內與此主人下了三盤，這次，左宗棠三盤皆輸。

左宗棠大感訝異，問茅舍主人何故？

主人答：「上回，您有任務在身，要率兵打仗，我不能挫您的銳氣，現今，您已得勝歸來，我當然全力以赴，當仁不讓啦！」

世間真正的高手，是能勝，而不勝，有讓人的胸襟；能贏，而不一定要贏，有善體人的心懷，不是嗎？要這樣做，平常也要在內心保留一定的空間，那就是修養問題了。

網路拾錦



## 好福氣！

### 長命百壽的阿婆——何羅梅妹

● 建熾

「阿婆加油！」這是小文在病房護士值班板上特別註明的，每個值班的護士也都會說：「阿婆加油！」阿婆，您真棒！也很有福氣！您的一生是名副其實的長命百歲活見證者，帶著主的恩寵，光彩地走完人生。

在您臨終的前夕，我和小文去探望您時，您緊握著我和小文的手不放，似乎傳達著您已盡力踩油門的訊息。您閉著雙眼，眼角有晶瑩的淚珠，嘴角顫抖著。我從未見過阿婆流

淚，知道您自知時日不多，依依不捨的那份親情。感謝天主！那天晚班的護士真好，她說阿婆隨時會走，她會盡量讓阿婆舒服地離去。她為阿婆換了氧氣罩，給予足夠的氧氣。我們這樣陪著您直到午夜十二點多，看您安穩、平靜地沉睡，才離開醫院。隔日早晨接到阿淵從醫院打來的電話，得知您已離開人世。大家都捨不得您的離去，但也很欣慰您終於脫離病苦，蒙主恩召與姐夫在天主之國——天鄉——歡聚，共享永福。

百歲阿婆的養生之道是「熱愛天主、常唸玫瑰經」。阿婆最愛種有機蔬菜及瓜果。每次菜果收成，一定先配送給神父、修女及老人中心的老人，讓大家分享品嚐她的成果，這是她最開心的事。表姊常開玩笑說，阿婆種的冬瓜、絲瓜、胡瓜，每一樣都像她一樣，又大又長，又好又老！

阿婆的菜圃，種得有條有理，照顧果樹也真有她的一套學問。她會把枇杷樹上的枇杷用紙袋包起來，免受損傷。每次美國人經過家門都會好奇，怎麼這家人樹上掛滿紙袋？但是，相信很多教友也吃過她的枇杷，真是好吃！

阿婆有些很妙的事，有幾次表姊請她進屋吃飯，找遍後院見不到她，只好到處喊叫，終於聽到阿婆高高在上回應道：「我在這裡！」原來她竟然爬上了檸檬樹去摘檸檬。真是感謝天主保佑，八、九十歲的老人能爬樹，可真是令人捏把冷汗！還記得以前跟阿婆參加哈崗每星期三的祈禱會，我問表姊，阿婆唸玫瑰經可快，我們一端都未唸完，她已唸完一串玫瑰經了。原來阿婆的玫瑰經，只知呼求聖母瑪利亞，聖母瑪利亞……。

一九九二年復活節前一週，也是在哈崗教堂的彌撒中，正當神父舉揚聖體時，阿婆拍拍我的腿，手指著祭台告訴我說，你看有好多仙人在上面，走來走去的好熱鬧。我相信是因她的信德，才有此恩寵，能看到這些異象。



每次阿婆坐我的車是最可愛的事。她會自己先繫好安全帶，然後說：「好了，耶穌已經來過了，我們可以開車了。」然後就安心睡她的覺了。我們可以安心行車，因為天主常與我們同在，護守天神常護佑我們平安，步步與我們同行。

天主的兒女要為主做生命的見證：在一九九八年，阿婆得了聲帶癌。做了兩次化療後，醫生說還有一次才完成，那時阿婆已屆九十歲高齡。孝順的女兒不忍讓母親承受化療的痛苦，於

是放棄治療，想在阿婆有生之年帶她出國到處旅遊。出院後，我們去了加拿大旅行，也感謝我弟妹的哥哥江盛德先生一家人熱情的接待。

公元二千年我們又參加了呂吾三神父帶領的歐洲朝聖團，九十二歲的老人，所有的旅行社都拒絕接收，天主被孝順的女兒感動，竟然給呂神父一句聖言：「主與你們同在，有天主的帶領，不用擔心，交給祂！」很感謝呂神父答應我們可以成行，唉呀！真是感謝主，那次朝聖之旅真開心，充滿美好的回憶！也感謝我們小組長一路細心的照顧。

我們感謝天主賞賜給我們像阿婆這麼有信德的好女兒，一生勤勉、充滿喜樂，無怨無悔地付出關心照顧，真是子女們的好榜樣。親愛的阿婆，請您在天上為我們祈求天上的慈父，保佑我們健康平安，信德恆進。

蒙市 聖湯瑪斯天主堂



## 四旬期

◎徐卓越

四旬期，四旬期，  
過渡四十的一段時期。  
以色列人是一片散沙，  
天主鍛鍊他們成一個民族，  
在沙漠裏流浪了四十年。

四旬期，四旬期，  
過渡四十的一段時期。  
諾厄一家在方舟得安全。  
狂風暴雨，洪水泛濫大地，  
普世災害四十夜，四十天。

四旬期，四旬期，  
過渡四十的一段時期。  
梅瑟爬上高山避靜祈禱，  
耶穌進入荒野守齋祈禱，  
全神貫注四十夜，四十天。

四旬期，四旬期，  
教會的四十夜，四十天。  
大家回心轉意，悔改前非；  
與主親近，努力改善成聖，  
演變成中悅天主的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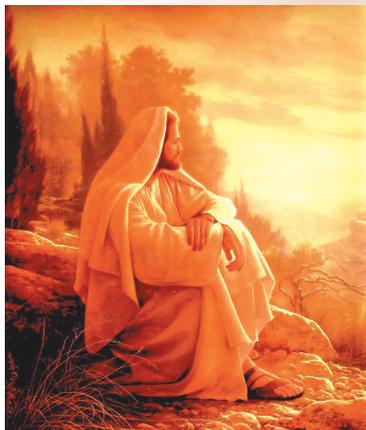
四旬期，四旬期，  
過渡四十的一段時期。  
我不願徘徊流浪四十年，  
也不想避靜守齋四十天。  
四十分鐘可以不可以？



四旬期，四旬期，  
過渡四十的一段時期。  
四十年，四十夜，四十天  
太久太難你都不願意。  
豈有四十分鐘的四旬期？

四旬期，四旬期，  
培養守信的一段時期。  
你若能保持你的諾言，  
每天做四十分鐘的祈禱，  
那麼你的四旬期也可以。

心聲



## 誠論「城牆，駱駝，重生及針孔」

● 粟耀章



### 一、城牆 城牆

**舊**約時代以民的歷史上，發生了大大小小不少的戰爭，梅瑟築了一座祭壇，給它起名叫「雅威尼息」，上主必世代代與阿瑪肋克作戰（出十七15,16及註6），與敵人交戰（民五19-31）。並在重要的城市（如耶京）修築城牆以保護這些城市。按我國的北京、西安、洛陽等等城市，亦均築有城牆，以保護其安全。

### 二、駱駝

聖經記載，駱駝任勞任怨，供人騎坐（依廿一7），或搬運貨物，替人服務（創廿四10及創卅七25等），擁有沙漠之洲的美名。駱駝身材高大健壯，駝峯內存有大量清水，可供其數日甚至數週軀體生命的需用。背上的肉峯內，儲存豐富的脂肪蛋白，供身體日常的消耗需求。加以遇有水源草源，又不斷自行努力予以採取補充備用。駱駝刻苦耐勞，「駱驛」於途，為人服務。當一般車輛在沙漠中無法行進之時，駱駝却可載千磅重負，一步一腳印向前移動。駱駝絨毛捲曲的眼瞼，可禦風沙。當沙漠中風沙漫天之時，駱駝却照樣風度翩翩，昂首前進。駝奶一如人奶及牛奶，飽含各種「維他命」，為供養牠們「襁褓」中的兒女，駝絨，駝革，供人製作衣被，保暖禦寒。風乾的駝骨，如象牙般可製作飾物，光彩奪目，華麗高貴。甚至連乾燥的駝糞，還是上好的燃料。駱駝遵令「跪下」、「伏

地」，使人便於上背騎坐或裝載等等…，駱駝實不愧為天主替人類創造「載運輜重」(友二17)為人服務，可敬可愛的美畜！

### 三、重生

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入天國容易。」(瑪十九23, 24)因為富人若立意閉眼不看真理，就缺少了得救必需的痛悔條件。(瑪十二，註4)

耶穌周圍一看，對自己的門徒說：「那些有錢的人，進天主的國是多麼難啊！」門徒就都驚奇他這句話。耶穌又對他們說：「孩子們！仗恃錢財的人，進入天主的國是多麼難啊！駱駝穿過針孔，比富有的人進入天國還容易。」(谷十23-25)

以上比方，似乎是耶穌在告誡世人，人要以水洗淨心靈(受洗時之禮儀之一)脫離邪惡，才能具備進入天國的條件，而得重生(永生)，(參閱若三3, 5等)懷着真誠的心，以完備的信德，才能接近天主(希十22, 23)而得永生(希十一1-4, 註1)，所以說，人若缺少了得救必備的痛悔條件，要得重生(永生)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

### 四、針孔

古時猶太人的城門，往往在正常的門上，另開一小門(耶京耶路撒冷的Jaffa Gate 即是如此)，此小門即叫「針孔」。白天城門大開，供人、畜進出，黃昏以後，便關閉城門，僅打開那扇小門「針孔」供人出入。駱駝則須卸下負載，匍匐艱難慢爬而過。為何如此，資料中沒有明確說明。筆者以為是白天派有軍隊，把守此類重要城門，以防敵人來犯。入夜以後守軍回營歇息，所以只打開那扇小門(針孔)，供人獸通過。駱駝還可匍匐慢爬而過。騾馬等則只好「望門興嘆」了。敵人如夜間來犯，因「針孔」的緣故，攻城就難了。「針孔」的作用就在此。是否如此，尚祈神長先進賜教是幸！

註：書寫本文的參考資料：

1. 思高聖經.
2. Zondervan's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 (桑德溫插圖聖經辭典).
3. 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英文世界百科全書)

蒙市來稿



◎宋亞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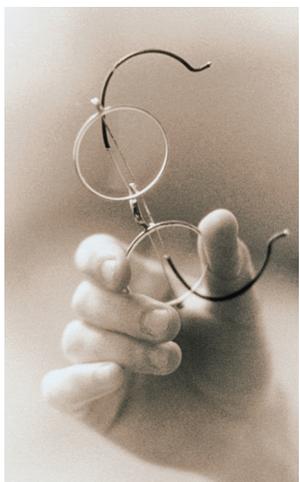
**前**陣子由台返美，到舊金山機場轉機時，本已疲憊不堪。沒想到，從舊金山轉華府的班機座位變得更小更窄，加以乘客又多，整個機艙就如沙丁魚罐頭般塞得奇滿。顯然，油價的持續高漲已迫使航空公司想盡辦法減低成本。縮小座位以增加載客人數，不過辦法之一。

可能就是因座位太窄小的緣故，當飛機飛了過半航程，鄰座小孩一個不小心，把放在位前臺子上的一杯果汁汽水打翻。他自己倒沒事，卻灑了我一身，其中一條褲管立刻濕透。我雖趕緊到廁所裡去用紙巾擦吸，但效果有限，最後當然只好硬著頭皮，以溫熱的皮膚去適應那冰冰涼涼半濕不乾的內外褲。

下機後，提好行李，隨即去機場附設的小型巴士出租車櫃檯處，買票上車。

這種所謂的小型巴士出租車，其實就等於是多人共乘的計程車，駕駛必須把幾個目的地不同的旅客，按路程遠近，一個一個送到家門口。對住得離機場較遠的人而言，必須多繞點彎路，多花點時間，不可能一路直奔回家。當然，價錢也因此比較便宜。

那天的駕駛是位慢條斯理的非裔中年，在大夥兒都十分疲累想早點趕回家之際，他老兄卻在高速路上以五十英里時速，緩緩前行，弄得我們只好乾著急。我當時就想，莫非他是拿固定薪水的？不像其他一般計程車，或自僱，或抽成。否則的話，像他老兄這種幹法，



一天能載幾人賺多少錢？一般計程車駕駛哪個不是飛車黨？我們只擔心開得太快呢！

顯然，此心中不滿不只我一人。緊坐在我身旁一位穿著貂皮大衣的大個兒中

年婦女，也鼻孔呼吸急促，口中唉聲嘆氣，只差沒吼出抱怨。

不過，最後還是在那位司機老大沒搞清楚狀況，先把一位路程遠的乘客七轉八折送回家，反而把她這位路程近的老娘攔在後面，她終於忍無可忍地發出了抱怨，並且揚言要向公司舉報。

老實說，對旁坐的這位身著貂皮大衣的大個兒婦女，光憑這身貂皮大衣，我就沒有好感。什麼時代了嘛，居然連一點環保意識都沒有，一點保護野生動物的觀念都沒有，其人之俗不可耐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此時，她的抱怨卻多少道出了我的心聲——該駕駛實在也太不專業了，這樣下去，我還要忍耐多

久才到得了家呢？

然而就在此時，就在我暗暗叫好之際，前座一位猶太人老太太發話了。她慢條斯理地對旁坐這位焦躁不安的大個兒婦女說：「有什麼好急的？你買這種票，搭這種車，就該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不然你搭別的車好了。我們每個人都很累，都想早點回到家，我還排在最後呢。急什麼？坐回去，放輕鬆，放心，頂多差個十分十五分，每件事都會好好的。」該貂皮大衣婦女這才像鋸了嘴的葫蘆，不但沒再抱怨，鼻孔也不出大氣了，乖乖地坐到家門口下車。

事實上，經那老太太這一番說教，啞口無言的何止是那口出怨言的大個兒婦女，還包括了我。剛才心中不是還暗暗叫好嗎？聽了這番話可真像提壺灌頂，恍如上了人生一課。因為，在這快節奏的現代社會，我們每天是不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碰到讓我們不安、不滿、不愉快、不舒服的大事、小事？如果不練就這種逆來順受、輕鬆以對的態度，還有完沒完？日積月累後，壓力將如何排解？

老實說，站在我們基督徒立場，這也是信德的一種考驗。因為，主耶穌

不是說：「凡勞苦和負重擔的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如此，我們又何需遇事就焦躁不安，像個無主的外邦人？

如今，每當遇到拂逆，我就會想，既然相信主耶穌，凡事信靠主耶穌，如果還動輒對人、對事或發怒或沮喪，那我的信德在哪裡？與此同時，那位不知姓名的猶太人老太太的話語：「坐回去，放輕鬆，別擔心，每件事都會好好的」，也會不由自主地在我耳際迴盪。噢！這對於保持一顆開朗平靜的心，效果可能更甚於鑽研厚厚一本靈修書呢！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於此又一明證。

華府來稿



## 編輯室小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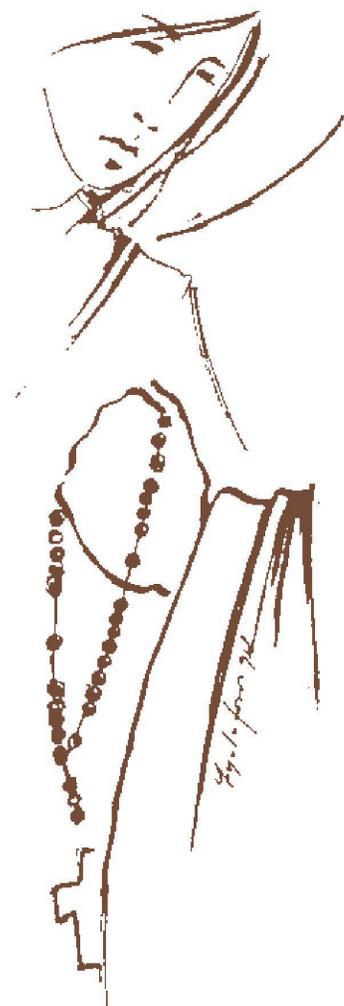
「傳信與關懷」編號五十六，於轉載「將臨期避靜有感」一文時，因印刷公司職員的疏忽，遺漏一頁，未能全文刊出。謹此特向作者及讀者深致歉意。並蒙印刷公司主動補償，於本期再次刊出，對所造成的混淆不便，恭請玉梅女士及讀者包容海涵。謝謝

2004年天主教聖荷西華人團體的將臨期避靜在St. Clare's Retreat Center舉行，由耶穌會士林啟和神父(Fr. Michael Lynch)帶領。林神父身材高瘦，溫文儒雅，親切穩重，雖然是美國人，卻具有中國文人瀟灑飄逸的氣質。他目前在紐約工作，以廣東話服務信友。林神父很高興認識我們，及有機會練習他的國語。他的中國話十分道地，用字遣辭尤其簡練清晰，很難令人相信他只在台灣居住六年。神父的教導精湛扼要，並鼓勵我們多吃多睡，因此，母親與我不但心靈獲得安頓，身體上也得到很好的休息。

林神父說：「靜默是個好老師。」生活在這個十分多元的時代，太多的選擇與太多的可能性極易使人混亂、迷失。雖然很想過儉樸的生活，但要放棄追求世俗的享樂卻不容易；大家都活得很累，也造成了很多分裂。在這個時代，靈修生活更是必

## 將臨期避靜有感

玉梅



要，敬愛上主是智慧的開端。不論參與彌撒聖祭，或唸耶穌禱文、誦讀聖經、唸玫瑰經、守聖時、唱聖詩、靜坐、默想、默觀等各種祈禱方式，以及加入善會為人服務等，都會使我們的靈修生活成長。林神父說：「首先要清楚自己是誰，內心深處的渴望是什麼，如何將自己的生命與『祂』合而為一？」是的，與主合一才能使我們靈性生活擴展，才能使我們內在富足，而擁有真正的平安與幸福。

林神父說：「生命不是那麼簡單，我們都在掙扎中求平衡。」健康的靈修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它使我們有歸屬感，使我們活在當下，使我們願意奉獻時間去祈禱，去關愛別人，並願意全力以赴地回應天主的召叫。林神父舉出施洗者若翰為例，洗者若翰住在曠野，一點也不在意吃什麼，穿什麼，只全心地等待默西亞的來臨，與預備『祂』的道路。許多民眾都在約旦河領受了他的洗禮，當他一見到天開了，聖神如白鴿降在耶穌上面時，他立刻知道，『祂』正是所等待的那一位。若翰以新郎的朋友自居，完成了作耶穌前驅的派遣，內心的喜樂已得滿足，因此若翰說，祂（耶穌）應興盛而他自己該衰微。因為內心深處，與生俱來就是有這樣一層層的

渴望與使命感，使我們都嚮往與主相契更深的關係，也期許自己能答覆祂的召叫。

林神父說：「聖母瑪利亞是我們的榜樣。」聖母瑪利亞答應天主召叫後，即開始慢慢觀察學習，並將許多複雜的問題，默存於心反覆思索。她勇敢地陪伴耶穌，緊緊地跟隨祂直至十字架下。耶穌在十字架上，將門徒交托給聖母，也將聖母托付給門徒。天主藉著聖母瑪利亞的子宮孕育了聖子耶穌，天主也藉著教會團體培育了信徒的基督精神。在聖母的啟發帶領下，基督徒以充滿信望愛德的心奉獻各自的才能，並在聖統先賢的智慧領導與團體的幫助下，開闊視野，平衡身心。

林神父說：「耶穌的降生是個奧蹟，是歷史的轉捩點。」耶穌降生在我心中，也是我生命的轉捩點。經過耶穌，我認識了愛我、對我永生不棄的天主。祂無條件的愛，使我感受到自己是多麼的愚蠢與不可理喻，是多麼不配得到這許多福份。同時更意識到，雖然不斷地得罪天主，但是在祂眼中，我仍然是可親可愛的。重複的犯錯，使我更加肯定天主的愛，也使我謙卑地承認自己的渺小，軟弱與無能。因著一次次由十

十字架走向復活的經驗，幫助我逐漸減少錯誤的行徑，滿懷感恩地等待耶穌基督第二次的來臨，願一步步回歸祂的懷抱。耶穌是我的導師、朋友、磐石……，祂的仁慈、謙虛與愛心，救贖了我。

今夏在以色列朝聖時，我進入耶穌誕生的白冷山洞，屈膝朝拜這「聖言成了血肉」的聖地，內心的感動是無可言喻的。祂空虛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謙卑自下地選擇了低賤貧窮、痛苦恥辱。祂說：「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一樣，你們決不能進天國。」天主的方法與世界的標準的確迥然不同。

避靜的第三天，是禮儀年的最後一個主日——「基督普世君王節」。

林神父於彌撒證道時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天主教在信徒心中的圖像是強而有力、無所不能的救主。戰爭使六百萬猶太子民死於非命。戰後，人們開始問：天主，禰在哪裡？禰為什麼一直沉默，不說話也不動手？因此人們也開始反省，祂的確不是耀武揚威的君主，而是一位仁慈滿溢，陪伴、分



擔我們所有痛苦，為我們犧牲到底的普世君王。」被釘十字架上死的耶穌，第三天光榮的復活了，祂的死亡只是一個過程，祂的復活帶給我們希望，使我們可以有所依靠地在充滿期盼中平靜生活。神父說：「祂愛我們，所以給我們自由意志，讓我們很自由的選擇……。感恩聖祭，奉獻的不只是酒餅，而且還包括我們每一個人，因為天主希望透過我們，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林神父十分感性的說：「按照自己的能力，善用光陰祈禱，完全地奉獻時間與祂在一起，全心地去感覺祂的臨在（不用知識、言語、思想），與祂合而為一。」

最後的分組討論活動，十分成功。為追尋『祂』的道路，大家都勇敢地開放自己。以誠懇的態度、火熱的心分享生命經驗，並滿懷感恩、喜樂地繼續努力面對，現實生活中難於承受的沉重與苦痛。

感謝神修組美好的安排，使大家聚在這清

幽絕妙的風景中祈禱、聆聽聖言、謹守靜默，相信天主一定非常高興。但願我們能夠回到生命的原點，重新再出發，以純真無私的赤子之心迎接小耶穌的到來！

深秋的山上風大，不時聽到林神父輕微的咳嗽聲，願天主保佑神父健康、快樂。

聖城通訊

December, 2004

## 會心集

### 掌中千秋

在一個村莊裏，住著一位睿智的老人，村裏有什麼疑難問題都來向他請教。

一天，有個聰明又調皮的青年，故意要為難那位老人。他捉了一隻小鳥，握在手掌中，跑去問老人：「老先生，聽說您是最有智慧的人，不過我卻不相信。如果您能猜出我手中的鳥是活還是死的，我就相信了。」

老人注視著年輕人狡黠的眼睛，心中有數，如果他回答小鳥是活的，那年輕人會暗中加勁把小鳥掐死；如果他回答是死的，那年輕人就會張開雙手讓小鳥飛走。老人拍了拍那年輕人的肩膀笑著說：「這隻小鳥的死活，就全看你的了！」

其實，每個人的前途與命運，也像那隻小鳥一樣，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升學、就業、創業，每個人的前途與命運，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努力，終會有成。

心聲206



## 信仰小火花 我信全能者天主聖父

夏麗蓮

1. 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賜給門徒哪一新命令？
2. 耶穌在最後晚餐時對哪一位門徒說：「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我去，後來卻要跟我去」？
3. 伯多祿在誰家的院子裏被人認出是耶穌的門徒？
4. 伯多祿應驗耶穌所預言的「在雞鳴前，三次不認主」之後，他就作出什麼舉動？
5. 黑洛德王與比拉多是敵是友？
6. 釘耶穌的十字架上有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什麼？
7. 耶穌在十字架上唯一的飲料是什麼？
8. 耶穌在十字架上被羅馬兵士刺扎聖體哪一部份？
9. 耶穌在十字架上被刺後，傷口流出何物？證明什麼？
10. 耶穌復活後，最先向誰顯現？
11. 當耶穌復活後出現在門徒之中，有誰不在場卻說道：「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12. 主耶穌向伯多祿交托什麼任務，又預言他將來的命運是什麼？